

2002

中国年度最佳
台湾散文

年选
大系

2002 ZHONGGUO NIANDU ZUIJIA
TAIWAN SANWEN

(台湾) 张晓风 主编

漓江出版社

2003年
全新推出

2002

中国年度最佳台湾散文

2002 ZHONGGUO NIANDU ZUIJIA TAIWAN SANWEN

年选
大系

(台湾) 张晓风 主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2 中国年度最佳台湾散文/张晓风主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3. 4
(年选大系)

ISBN 7 - 5407 - 2966 - X

I . 2... II . 张...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498 号

桂图登字:20 — 2003 — 044

本书由九歌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2002 中国年度最佳台湾散文

主编◎(台湾)张晓风

责任编辑◎金龙格

封面设计◎罗 贇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 - 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ljch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 - pub.com

印制◎广西南宁华侨印刷厂

开本◎890 × 1240 1/32

字数◎211 千字

印张◎10.125

版次◎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书号◎ISBN 7 - 5407 - 2966 - X/1·1793

定价◎16.0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2 0 0 2 ★ 年 选 大 系

卷前小语

本书选收陈芳明、焦桐、席慕蓉、隐地、董桥、余光中、张曼娟等40多位知名作家的精彩散文，题材风情万种，笔锋各擅胜场，处处可见写作者体察时代脉动、为散文注入新气象的努力，更表达了优美的写作技巧及真挚感情，展现极精彩的内涵与形式，值得喜爱阅读散文的读者细品珍藏。“年度最佳台湾散文”是指在台湾发表的作品，不局限于台湾作家。

本书主编张晓风女士为台湾散文大家，曾获中山奖、台湾文艺奖。已出版多部散文集，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散文卷》。

电话★(0773)2821573

★(0773)2863956(营销部)

★(0773)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http://www.ljjiang-pub.com>

E-mail: ljcbcs@public.gdptt.gx.cn

目 录

张晓风 / 以文学来铭记新的世纪(序)·1·

陈芳明 / 深山夜读·17·

李 黎 / 翡冷翠的情人·23·

廖玉蕙 / 缓步走进恍惚的世界·29·

舒国治 / 流浪的艺术

——实只是笔记·39·

刘静娟 / 自己做游戏·47·

刘慕沙 / 出奔

——写于朱西宁逝世三周年·55·

焦 桐 / 论猪脚·67·

席慕蓉 / 夏日草原·77·

方 瑜 / 春城无处不飞花·81·

古蒙仁 / 重为武陵人·91·

隐 地 / 我的宗教我的庙·99·

孙大川 / 我们是一家人: Sarumahenan ta! ·107·

汉宝德 / 我为什么要谈美·111·

韩良露 / 泥鳅的命运·119·

董 桥 / 闻余英时荣休感兴及其他·125·

金庆云 / 合演的那场电影

——悼塞云·133·

马悦然 / 报国寺·139·

陈克华 / 鼠室手记·143·

钟怡雯 / 药瘾·153·

丘秀芷 / 那一弯老圳·165·

陈冠中 / 三城记·169·

吴兴国 / 自我学戏的那一天起·181·

霍斯陆曼·伐伐 / Hu! Bunun·187·

廖咸浩 / 假如你要到圣多明哥去·199·

亮 轩 / 爱有几分贝? ·203·

登琨艳 / 瓜卖老王·207·

余光中 / 黄河一掬

——山东甘旅之四·215·

王怡之 / 逝水

——秀亚,好想念你·221·

蒋 勋 / 宠辱肉身

——秦俑与汉阳陵俑比较·231·

林文月 / J·239·

张曼娟 / 青春并不消逝,只是迁徙·251·

吕政达 / 皆造·259·

高大鹏 / 文学不死论·267·

许世旭 / 台湾老家

——地牛翻滚之后·271·

症 弦 / 飞白的趣味

——从书法、电影、戏曲到诗的朗诵·277·

龚鹏程 / 游戏的人·281·

齐邦媛 / 失散

——送海音·289·

李 渝 / 给纽约·297·

陈淑瑶 / 苔阶·305·

逯耀东 / 守着书店的日子·309·

以文学来铭记新的世纪（序）

◎张晓风

1

冷雨敲窗的夜晚，素白的蝴蝶兰开在左侧，艳紫的杜鹃在右，此刻灯光横流，如十里月色之雅净，一篇散文在桌上，茶香氤氲，而我身处其间，静静欣赏……

世间，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而且，不要忘了，我读完这些文章，还有钱可拿呢！

其实，我不是不知恩，只是内心另一方面受着极大的煎熬，这件事，有点像死刑犯临刑前照例有酒肉可吃，但吃完就必须赴死，所以尽管喝的是琼浆玉液，不免仍自叹命苦，说：

“唉！等不久就有麻烦了！”

我的麻烦是什么呢？我的麻烦是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交

以文学来铭记新的世纪

◎张晓风

出一张名单，上面必须选出我所认定的本年度最好的散文若干篇，合计大约二十万字吧。我不禁同情起那些选美大会上的评审来了。本来，你见到一位美女，你可以喜欢，可以不喜欢，可以吹口哨，可以投情书，可以跟踪，可以暗恋……但在选美会上，却不是这回事了，你不能说，这女孩笑起来好甜，我喜欢，我要追她！不，在选美会上你必须考量许多事，例如她皮肤白，眼睛大，鼻子又挺，如果代表我们这个地区去选美，人家会认为她不具代表性，完全不像东方黄皮肤的美女……所以，她该落选。本来，看美女是件愉悦万分的事，简直是值得谢恩的天宠，但品评美女却是件痛苦的事，因为事情不容许你全然主观投入，而必须依循一些客观标准。平常自己读文章自己负责，你可以喜欢一篇小女孩写他鞋匠父亲的文章，并且感动落泪。但九歌散文选却有它二十年的传统，它自有它口虽不说，却比法律更牢不可破的原则，编者个人是不宜去逾越的。

更何況，一切美好的事物，如果一旁有条时间的鞭子在抽赶的话，便怎么也自在不起来了。

本来非常快意的阅读，此刻都成了焦虑经验，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2

“你都选了些什么你喜欢的文章了？”我的好友问我。

“噢，我选的文章基本上我当然都喜欢，但是，要说我最喜欢的文章却没有办法选！”

“真的？那你最喜欢的文章是什么文章？”

“我最喜欢晚明小品，其次是六朝赋——但现在哪里还有人会去写那种东西呢？”

“晚明小品？”我的朋友沉吟了一下，“举个例子来听听。”

“譬如说，张岱、吴从先写的那些。”

“喔，我还以为张岱是清朝人呢！”

“明末清初啦！”

好在现在没有人写晚明小品，所以我也就没有将之纳入选集，否则全台北，全台湾，全华人读者，肯买这本书的人会增加十个吗？

对文学，我和所有的读者一样，有我自己的偏食，但这是一本为一般读者而编的书，我会小心，不要把它弄成纯粹个人趣味的书。

3

自从受命为年度散文主编，心情一直有些紧张，这是跨入二十一世纪后，新的岁月等待剪彩，新的旅途等待启航，新的人世，等待品题。

春天，我跑到迪化街批发市场，一口气买了三百个封口塑胶袋，十号、十一号和十二号各一百包。其实，也许不必买那么多，但车费既然那么贵，不多买些好像有点划不来似的。这批货我一直用，用到如今还剩，我就把它移交给我的下一届了。至于下一届的主编是谁，容许我暂时保密一下吧！

除了封口袋，我还到古董店里买了一只大大的樟木箱，

2002 中国年度最佳散文

以文学来铭记新的世纪

◎张晓风

箱子芬芳周整。剪好的资料一包包放进去，每一页都和樟木的清香互换其呼吸。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每件事，在进行的时候，都得有个势力范围，有个依据，有个空间，或说，有个生物的原始领域感。我没有编辑室，那个大樟木箱便是我所拥有的硬件设备了。夜深的时候，我像小气的财主，偷偷掀开箱子，哎，好多好多文章啊！不管家里多么乱，这一角箱子却是百邪不侵的金匱石室或嫦娥仙境（编按：指天帝藏书处所）。

4

夏天来了，某学术单位寄给我一份研讨会的征稿函，其行文如下：

对向来处在世界文化边缘的许多族群来说，

“全球化”这三个字与其说是个进行中的名词，不如说是个未写完的句子：

“全球化为少数几个点”。

因此，他们/我们面对“地球村”的概念时，

心里就难免会有像雪人面对太阳所感受到的恐惧：

“全球化”的前兆似乎预示着“全融化”的后果。

事实上，当“全球化”伴随着“网络时代”一波又一波扑袭过来时，

我们除了感受到浪里白条的冲浪快感外，

企望求“同”而能不须去“异”的迫切感也没离开过我们。

在“全球化”的过程里反倒可能被“疏离化”，

这是不少人的焦虑来源，

因此，吾人反躬自省：

我们已经准备好将“陌生人”这个概念从各个文化里抹掉了吗？

若答案为“是”，

则在我们点头之前，至少让我们确认一下，

“陌生人”在各个文化里至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便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失去了“异”，“同”还有意义吗？

但是，若您认为一个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会让您觉得陌生到无法忍受的话，

请问，那是因为您热爱“陌生人”的缘故吗？

设若答案为否，那也让我们提醒您：

“陌生人”在作为“他者”的情况下，

对巩固吾人“我者”的身份认同上，

也着实扮演着功不可“陌”的角色呢！

当然，毫无疑问，历史及经验告诉我们，

有这个角色出现的场合，恐怕往往是悲剧多于喜剧了。

地球村！地球村！

今后的世界将是“你浓我浓化不开，尔虞我诈不再来”？

回顾过去，想像未来，

本院的二〇〇二年校际学术研讨会将以“异文化里的‘陌生人’”为题，邀请您共襄盛举，从文学、语言、文化或科技等范畴里来探讨“陌生人”这个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

以文学来铭记新的世纪

◎张晓风

这张征稿启事令我不得不接受几分震撼，震撼的原因是：

征稿（而且是论文稿）启事也可以写得这么好吗？如果写到这么好，那，它早已脱离实用范围而优入文章的领域了。所以，如果写得好，则启事也可以选进散文才对。不过，这样一来，不就一切都乱了套了吗？想到这里，不禁有点生气，气写这篇启事的人，也许这人是个不按牌理出牌的有才气的年轻讲师，才会如此傻乎乎地拿鲍鱼当小菜卖！过了半年，终于憋不住好奇心，打电话去问助教，助教说：

“是我们院长自己写的呀！我们的谢院长！”

我不禁有点佩服起自己来，原来我一眼看中的征稿启事，竟是院长的手笔。

从这时候起，我便忍不住天天在想一件事：什么是散文？什么不是散文？陆贽的谏议文是散文，韩愈的教育理论《师说》是散文，柳宗元的旅行书写是散文，欧阳修的祭悼是散文，司马迁的史书是散文，归有光的家族传记也是散文……

春天里去买三百个袋子很容易，但至于哪些东西要装进去，哪些要抽出来，倒真是个烦死人的问题。

5

秋天了。

有一件我最最愁烦的事毕竟没有发生，那就是：多年来，一直有人在预言，文学快死掉了，好像人人等着发文学的讣闻，好像葬仪社就等在门口，看看能不能为这么重要而

光荣的尸身订购一副好寿材……不，还好这件事没发生，文学没死，散文没死，至少本年度还没死。（如果文学死了，那也省事，我就可以跟九歌说，好了，书编不成了，人家不写嘛！）

新年初，出版社编辑部就拿出对付坏小孩的方法跟我说：

“快交稿啦！人家李昂小说选都已经交稿了！”

我嘿嘿嘿干笑，心想，真倒霉，小时候爸妈会拿你跟兄弟姐妹比，长大了老师拿你跟同学比，以后，老板拿你跟同事比，此刻，编辑部拿你跟小说部的主编李昂比……

我没有反嘴，是因为稿子的确交晚了一点点，但我也没有俯首认罪，我“保留追诉权”，到时候我要大大反驳他们一番：

“喂！喂！你们怎么可以拿我跟李昂比，他们小说的创作量跟散文比，是一比十啊！小说像情人，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散文像妈妈，一天到晚，她总有办法出现在你视线所及之处。我要看的散文要比她看的小说多十倍啊！”

虽然要看那么多那么多的散文，我心里还是欢喜的，“多”固然令人劳累，但如果“少”就更要弄得编者一筹莫展了。

谢天谢地，文学还没死，散文也还有人在写，而且还有大批的人在写。时代不同了，读者减少了，但怪就怪在作者反而变多了。人人有话要讲，人人有书要出，这，多少也是好事一桩吧！毕竟，如果没有麦田，谁能做蛋糕呢？没有森林，谁能编木筏出航呢？

6

冬天了，撒出去的网快该收了。

有件事，令我隐隐不安，我似乎觉得网里的某几种鱼太多了，是因为这几种鱼刚好轮到它的周期吗？

什么鱼最多呢？答案是怀旧的、死亡的、家族传记的和有关吃食的，刚开始的时候并不觉得，等发现的时候才警觉到这几种题材的比例有点太高了。

其实，罪不在我，因为，的确写这种题材的人比从前多了。是因为世纪交替吗？是大家忽然想把旧时代回头整理一番吗？是因为20世纪太张狂太唯物，所以二十一世纪才想用宗教和内省的角度探索死亡吗？是因为渡海的文学大老遽尔凋零（如张秀亚、林海音），才引起的哀伤唏嘘吗？至于美食写作的流行，我的解释是这样的：在欧洲，像《一九八四》，像《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这样的作品，当主角想要特立独行，背离国家机器，他选择的切入点往往是爱情，是性。但真正的中国人似乎另有蹊径，选择美食一样可以直指心性，把个人的尊严和福祉抬到最高点。关于美食写作其实有一点要特别强调的，那就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乃至五十年前，早就有人在写了，早期的美食写作重点是怀乡，美食文学到逯耀东而一变，至焦桐而二变，逯氏把地区怀念扩充为历史怀念，美食终于走进历史的大殿堂，而焦桐却把食物加以诗的桂冠，让它接近宗教的高度。

以上种种流行的题材令人矛盾，想法之一是说，既然这类题材这么流行，可见是潮流，潮流是自然产生的，所以，

应该圈选，应该保留，以“反映实况”。想法之二是，剔除它，让内容比率保持生态平衡，让各类题材纷出并陈。

几经斟酌的结果其实亦可想而知，那就是，适度地给它们一个主流位置，但也要删削一番，以免局面全让它们霸去了。

7

有一件事，也许在年初就该解决，我却磨磨蹭蹭地拖着，想来想去想了一年也没做决定。但三百六十五天已过，此刻已经非做个了断不可了。

这件事就是：除了在一般散文征文启事里所标明的，以三千字或四千字为原则的，那种正正式式的一篇美文之外，那些一千或一千五的小短文有没有资格入选呢？如果以小说为例，从18世纪的中篇长篇演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短篇，而大战后复产生极短篇（亦名小小说、微型小说），最近《联合报》又推出二百字的“最短篇”，从这些轨迹看来，散文的篇幅显然也可以更短，（鲁迅的《野草集》是多么短啊！）性质，也可以更杂。（周作人，难道不也有点杂吗？）

狭义说来，散文杂文各擅胜场，但广义而言，散文应可以包容统合杂文。其实此事甚简单，只不过肯不肯特赦几篇文章，准许它们半非法入境而已，但因这是“违俗之事”，痛下决心也不是那么容易。不过一经决定，也就坦然了，知我罪我，也就由之吧！

所以，如果你发现某几篇文章有点短，或有点硬，有点

辣，那，并不是我一时失手，放了进去。不，我只是简单地认为，它也是散文。

8

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一件好玩的事，那就是，有时候，在酒席上，主人明明请的是法式餐，客人却忽然聊起鼎泰丰的馄饨。或者主人请的是海鲜大餐，客人却争辩福州菜里红糟肉哪一家最得真髓。或者，明明一张口里吃着排翅，而同样的这张嘴却又谈起某一家的红鲑鱼腹部生鱼片是如何柔韧腴美。

这件事，表面看来有点不礼貌，事实上却很合理。人在吃的时候，会引起更大的吃的兴趣，会更想谈吃，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吃食比较学”。

读书好像也一样，只有在读着某本书或某篇文章的时候，我们才更有欲望去读更多的作品。

其实，书本上每有一篇入选，都意味着背后有十几篇落选，奇怪的是，我一直对那些没选入的作品抱憾。譬如说，焦桐的《论猪脚》入选了，他的《鱼》便只好割爱，其实两者相较，猪脚浊而鲜鱼清。浊趣、清趣很难分高下，我也许觉得写浊比较庶民，更为难写，所以就选了这篇。但心里不免恋恋不舍那条鱼，其严重的程度，几乎等同于美国诗人佛斯特所形容的，森林中没有踏上去的那条路，不知那曲径通幽处，又可生发怎样的美景？

此外，如南方朔谈诗，如庄信正谈书，都是令我击节称赏的好文章，可惜也因为学术气息太浓而忍痛放弃。像庄信